

川剧《陆逊拜将》剧照

评剧《平凡的岗位》剧照



首部贵阳戏剧史著述《贵阳戏剧史话》面世

叙写贵阳六百年戏剧史

——访编著者孙凤岐

记者：您怎么想到写《贵阳戏剧史话》这部书的？

孙凤岐：一是源于戏剧情结，二是有一种紧迫感。我从贵州省艺术学校毕业后就到剧团工作，一干就是16年。我熟悉剧团的演员、熟悉舞台上那些戏、熟悉台前幕后的故事。我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了一台戏如何从剧本到立在舞台上的全过程。期间，凝结了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的情感和心血。后来，我又调到文化局，前前后后，我在文化系统工作了28年，从一个戏剧音乐工作者，到一个戏剧评论工作者，再到戏剧工作管理者，我见证了贵阳戏剧的兴衰更替、起承转合。我深感戏剧是戏剧人延续千年的吟唱，是中华儿女代代相传的乐章。戏剧已融入戏剧人的血液之中。对戏剧的这份情结，驱使我想把这段菊园往事写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贵阳戏剧。

1997年，贵阳市评剧、川剧、越剧、豫剧的建制撤销，除了京剧团，其它剧团不复存在。一些老艺术家也相继离开人世，一批经典剧目告别了舞台，如果再不抓紧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必将是贵阳戏剧人的一大遗憾，这就是写这本书的紧迫感。本书的另一个作者莫洪军也在剧团工作多年，我们一拍即合，开始本书的编著。经过几年的搜集资料、采访艺人、查阅史志、广寻照片，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书稿。圆了我们一个多年的夙愿：让那些残留在几代人记忆中的贵阳戏剧定格成文字，记录于纸上，以再现贵阳戏剧曾经的辉煌。

记者：贵阳戏剧有六百年历史，六百年后才有了首部贵阳戏剧史著述《贵阳戏剧史话》。可见为贵阳戏剧立传不易，难在哪里？在戏剧史话的舞台上，您如何自我定位？

孙凤岐：贵阳戏剧留下的史料很少，《贵州通志》《贵阳通志》对贵州贵阳戏剧的记载也不多，为演员立传更是凤毛麟角。所幸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贵州出版了《贵州戏曲大观》《贵州戏剧史》，为编著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贵阳市剧协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市剧协的甘泳衡同志编印了内部资料《贵阳戏

剧史料汇编》，虽然不是很系统很完整，但也给贵阳戏剧留下了一些珍贵的资料。除了现成的史料外，还需采访一些剧团的老人，他们是贵阳戏剧的知情者和见证人。书中一些台前幕后的故事，就来源于老艺人的口述。编著此书很耗费时间和精力，即书中同一条引文，不同的史料表述都不一样，需经过反复考证和鉴别，拿不准的还要去市档案馆查原始史料，以防不实和谬误。由于资料有限，水平有限，该书难免有错漏缺失之处，还请读者指正。在戏剧史话的舞台上，我就是一名参与者和记录者。

记者：《贵阳戏剧史话》用“史话”这一文体为贵阳戏剧立传，出于怎样的考量？在写作体例上，是否带入了您参撰《贵阳百科全书》等书的经验？

孙凤岐：用“史话”这一文体，可以更好地概括全书的内容。“史”主要表现在贵阳戏剧的开端、流转、演变的史料记载和发展脉络上；“话”记述的是台前幕后的故事。有“史”有“话”，更能增加书的可读性。在《贵阳百科全书》（文化篇）的编撰中，鉴于篇幅所限，只列举了贵阳戏剧有代表性的28个剧目，而《贵阳戏剧史话》辑录了14个剧种的54部优秀剧目。在撰写剧目时，也采用了《贵阳百科全书》“条目”加“释文”的体例。

记者：《贵阳戏剧史话》为理解贵阳的地方文化特质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戏剧史”的视野。请您从贵阳戏剧与移民的关系、与地方认同、文化认同的关系等角度具体谈谈。

孙凤岐：两千多年前，贵阳地区属夜郎国辖地，因而，夜郎文化成为贵阳最古老也是最具影响的文化形态。明清时期，贵阳与中原交往日益增多，贵阳文化吸收中原文化及周边地域文化的活跃元素，经过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的贵阳主体文化。贵州梆子、傩堂戏、阳戏、端公戏、花灯戏、地戏、布依戏等多种地方戏剧在贵阳境内流行。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间，贵阳文化经历了较大的变化。辛亥革命爆发后，民主思想在贵阳



孙凤岐

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百余年繁荣发展史的贵阳戏剧，首次整体走入戏剧史。孙凤岐、莫洪军编著的首部贵阳戏剧史著述《贵阳戏剧史话》，在不久前落幕的第四届孔学堂书博会上成为最“出圈”的图书之一。

此次分享会的主题词是“昨日舞台的浮光掠影，氍毹岁月的一段印记”。“氍毹”是生僻的“冷词”，本为“地毯”之意，古代演剧多在“地毯”上，久之则成风俗，明代“氍毹”成了戏曲舞台的专有指称。据《贵阳戏剧史话》，贵阳戏剧艺术自明永乐年间（1403—1424）发端。历经六百年流转演变，贵阳戏剧有兴衰起落、聚散流徙，终究与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氍毹”一词罕为人知。

但贵阳有一群戏剧守望者，力图将冷词“捂热”，“氍毹”成了他们沉潜于心、情感共通的“接头暗语”。《贵阳戏剧史话》的主要作者孙凤岐便是其中一位。自贵州省艺术学校毕业，他在剧团工作16年、市文化局工作12年，从一名戏剧音乐、戏剧评论工作者到戏剧工作管理者，见证了贵阳戏剧的兴衰更替、起承转合。在书中，他如百年贵阳戏剧史的“拉幕人”，为那些戏剧人、戏剧事一一拉开“幕布”。

日前，孙凤岐先生应邀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迅速传播。1911年，黄齐生编写了弘扬爱国主义的历史剧《大埠桥》，以川剧形式在贵阳上演，轰动一时。1913年，达德学校师生演出话剧《维新梦》《武训兴学》，开贵阳新剧演出先河。

抗日战争时期，贵阳成为抗战后方重镇，一批文化名人和戏剧人纷至沓来，当时，贵阳城内各省的会馆成立，戏园茶楼甚多，京、川、评、越等一批戏班剧社涌入贵阳，活跃了贵阳的文化生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进步文化活动在贵阳方兴未艾。贵阳沙陀业余剧社、筑光音乐研究会等机构排练演出了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戏剧和音乐作品。这一时期贵阳的文学、戏剧、音乐、绘画、书法、报纸、广播、出版等活动一扫昔日封闭冷清的状况，变得异常活跃。各种文艺团体纷纷成立，文艺刊物接踵出版，戏剧舞台精彩纷呈，为后来贵阳文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阳明心学又开启了贵阳文化的一代新风。可以说，贵阳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儒家文化、移民文化、都市文化经过长期的相互包容吸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不排斥，融合发展，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成为凝聚各民族的精神纽带。

记者：历史上，省会贵阳得以成为全省的文化中心，戏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是抗战时期文化西迁，戏剧团体的传入为贵阳留下了文化的种子；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贵阳拥有十多个艺术院团、文化演出场馆，多在贵阳举行的各类文化、艺术奖项也在塑造文化评价体系。在“强省会”背景下，戏剧在凝聚文化认同上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孙凤岐：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艺术欣赏主体，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戏剧和电影是人们文化娱乐生活的主体。之后，电视、多媒体、网络游戏、休闲文化等多元文化形态步入人们的生活，戏剧不再是大众文化娱乐的唯一选择。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国家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对艺术表演团

体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见：调整布局结构，国家重点扶持少量的在国内外、省内外有重大影响，或具有实验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历史保留价值的艺术表演团体。对远离本土、行当不全、后继无人的地方戏曲剧团不再保留。贵阳市除京剧团外，其它戏剧团体被撤销建制。

新中国建立以来，贵阳的戏剧团体始终坚持寓教于乐、雅俗共赏，坚持真、善、美，发挥了戏剧的审美功能、娱乐功能、教化功能和传承功能。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推动和促进贵阳市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为贵阳观众奉献了一出又一出好戏，丰富了省城人民的精神文化家园。

虽说专业的剧团减少了，但新兴的民间剧团和剧社又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壮大。新的戏剧团体以各自的演出方式，竞相在贵阳的舞台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目前，活跃在贵阳舞台上的戏剧表演团体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戏曲剧社，剧种涵盖话剧、京剧、川剧、越剧、昆曲、黔剧等；第二类是喜剧相声剧社，如春黔社、山人斋等；第三类为探索型先锋实验戏剧社，如一鸾剧社、抓蚂蚁剧团、力天黑匣子小剧场等。这些民间剧团剧社的存在与演出，为贵阳的传统戏曲留下了难以熄灭的火种，形成了贵阳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很令人欣慰。正如戴明贤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传统悠远多姿多彩的中华民族戏剧，有民间观众的深厚土壤也不会真的死亡绝迹。”

文化生活丰富的城市，总是充满着暖人的温度，洋溢着迷人的气质。毋庸置疑，强文化是强省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以文化软实力赋能强省会硬支撑，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发力。比如，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强省会更有温度；实施文化艺术精品创作，让强省会更有活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发展，让强省会更有厚度；提高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质量，让强省会更有深度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